



里的牵挂 藏在天气预报

◎ 朱晓静

每个清晨,总是从点亮手机屏幕开始,指尖熟练地在气象软件上游走,切换定位看三个地方的天气。

一个是四川成都,大儿子在那里读大三;一个是本城菏泽,小儿子早上7:40要到校,我得知他出门需不需要带伞、要不要加衣;最后一个,是定陶区,母亲住的地方,离我所在的牡丹区不过30公里,哪怕距离不远,两地气温也常会有明显差别。

大儿子的消息几乎是秒回:“妈,看了,我带伞了。”后面跟着一个笑脸。小儿子正在吃早餐,嘴里塞着面条,含混不

5℃-18℃。”“听见没,晴,不冷。”她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像是终于完成了什么重要的任务。父亲后来告诉我,每天晚上7:40,母亲就跟上课似的,雷打不动。因为电视信号不好,她还时不时去拍拍机箱,扶着那根弯弯扭扭的天线转来转去。

那时候我觉得好笑。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看什么天气预报?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我才知道,那几分钟的天气预报,是一个母亲对远方孩子全部的惦念。她不知道我在学校的被子够不够厚,不知道食堂的饭菜还

清地喊:“妈妈,今天体育课可能又要改室内了……”我收起手机,想起30年前那个没有手机的时代。

那时候,我在省城上大学。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几个字,不会写信,也不懂什么叫“天气预报”。她只知道守着鲁西南老家里那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等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

屏幕上是一张密密麻麻的地图,各种颜色的圈圈块块,播音员用极快的语速念出一串地名和数字。母亲哪管什么“冷锋过境”“气压偏低”,她只等两个字,那个她这辈子记得最清楚的城市名字。

“明天,晴,5℃-18℃。”“听见没,晴,不冷。”她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像是终于完成了什么重要的任务。父亲后来告诉我,每天晚上7:40,母亲就跟上课似的,雷打不动。因为电视信号不好,她还时不时去拍拍机箱,扶着那根弯弯扭扭的天线转来转去。

那时候我觉得好笑。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看什么天气预报?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我才知道,那几分钟的天气预报,是一个母亲对远方孩子全部的惦念。她不知道我在学校的被子够不够厚,不知道食堂的饭菜还

热不热,她什么忙都帮不上。她能做的,只有在那张地图上找到那个小黑点,确认那里的天气,然后心安理得地关掉电视。风调雨顺,那是庄稼人的盼头;孩子安好,才是母亲全部的春天。

大儿子去成都上学那年,我在手机天气应用里添加了成都。降温了,发消息提醒;要下雨了,发消息提醒。他大概是不耐烦了,回了一句:“妈,不用天天看。”我愣了愣,把手机放下。那一刻,我忽然看见了当年的自己,那个嫌母亲多管闲事、觉得看天气预报很可笑的自己。30年了,母亲的心,还是那颗心。只不过,她守着电视机,我守着手机;她对着地图找“菏泽”,我在列表里滑动查看成都和定陶;她靠拍电视机调天线,我靠刷新信号等回复。科技进步得那么快,母爱却一步都没有走散。

之后,我看天气的习惯改成了默默查看。降温了,我不再说;下雨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带伞;气温骤降,我翻来覆去,终究还是把手机打开了。预报说成都晚上要降到0℃,蜀地的冬天,湿冷入骨,北方人不习惯那种冷法。犹豫了半天,我还是发了条消息:“成都明天降温,记得把那件加绒冲锋衣穿上,别只要风度不要温度。”5分钟后,他回了一个字:“好。”我忽然明白,那些天气预报,从来不是告诉他“明天要降温”,而是告诉他“有人在惦记你”。

“明天有雨,上学记得带雨衣。”“明天降温,校服外面加件马甲。”“明天空气质量不太好,口罩放在书包侧袋了。”小儿子7岁,还不会自己看天气预报。我说什么,他信什么。他会认真真地把雨衣折好塞进书包,会乖乖地在校服外面套上马甲。我有时会想,等他17岁、27岁,会不会也嫌我啰嗦,也给我回一个“知道了”,或者干脆不回。

此刻,手机里又弹出新的天气推送:“成都明天多云,气温18℃-24℃;定陶区后天有小雨,气温16℃-22℃。”我拿起手机,给母亲发了条语音:“妈,后天定陶有雨,您出门记得带伞。”母亲回复:“知道啦,你也别光顾着看孩子的天气,自己多穿点,早晚天气凉。”

天气预报每天都在变,阴晴雨雪,冷暖无常。但有些牵挂,从来不需要预报,也永远不会变。那是藏在天气预报里的、三代人之间的牵挂。它从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出发,穿过30年光阴,从定陶区到牡丹区,又从菏泽到成都,落在我们掌心的手机屏幕上,还将向着更远的远方,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作者单位:山东菏泽公司)

童年记忆

◎ 张文虎



又到了种玉米的季节,忽然想起小时候炒稻黍的往事。儿时的我,并不知道稻黍的学名是玉米,村里人都管玉米叫“稻黍”,直到上学,我才知道这是我们当地的方言。

每到冬季,尤其隆冬时节,地里没了农活,我们白天大多跟随母亲待在家里,有时和小伙伴出门玩耍。那时候村里没什么零食,能吃上一锅香喷喷的炒稻黍,便是舌尖上莫大的享受。母亲闲下来也会满足我们的心愿,有时是她主动为我们炒,有时是我们缠着她,央求炒上一点解馋。现在想来,我们的童年满是无忧无虑的快乐,全然不曾体会父母操持一家人生活的艰辛。

村里人家炒稻黍,向来不用完好的锅具,完好的锅具是舍不得的。母亲总会翻出闲置多年的破锅或者旧锅盖,那些锅或锅身开裂,或缺了锅耳。简单刷洗收拾妥当,再去外面墙根处铲上一锹沙土倒入锅里,架到炉子上就能开工。

沙土里掺着不少泥土,翻炒时温度一升高,尘土便四处飞扬。可一心盼着吃饭,我们也只能将就着。记得上小学后,操场修了一处跳远沙坑,坑内沙子干净细腻,不少同学偷偷用书包装些带回家,就是为了炒稻黍。参加工作后,我曾在汾河边看见河水冲刷出的细沙,晶莹剔透,当时真想掬起一捧,重回儿时的灶台旁。

待沙土烧得滚烫,母亲便倒进提前备好的稻黍,握着铲子不停翻动。起初,稻黍只是在锅里哗啦作响。随着温度不断升高,稻黍渐渐爆开,锅里“砰砰”的声

响此起彼伏。有些稻黍蹦出锅外,落在灶台边,守在一旁的我连忙捡起,迫不及待塞进嘴里,烫得不停哈气。等锅里大半稻黍都炸成了米花,这吃食就算做好了。我们围在灶台边,边捡边笑,顾不得烫嘴就抢先品尝。直到母亲用箬篱把米花全部从锅里的沙土中捞出,这场热闹才算告一段落。这份美味能吃上好几天,而稻黍米花最地道的滋味,一定是要趁热品尝。

如今,我早已记不清许多细节,唯独那份香浓的味道,一直留在心底。现在偶尔在街上见到推着轱辘锅爆米花的小贩,香气依旧诱人,可我再也没有儿时那般热切向往。那份独有的舌尖滋味,永远留在了童年的记忆里。

(作者单位:山西霍州电厂)

旧夏时光

◎ 孙英迪

每到夏天,陈年旧事便涌上心头,暖意融融。那不是如今空调房里隔绝四季的清凉,而是藏在市井烟火里、浸在旧时光中,有声响、有滋味、有蓬勃生机,更有藏不住的温柔。那些细碎的夏日片段,历经岁月沉淀,成了心底最柔软的念想。

旧时光里的夏之声,从无聒噪的烦闷,全是烟火与自然交织的温柔韵律。傍晚的巷弄是夏日最热闹的归宿,夕阳褪去燥热,晚风轻轻掠过墙头的梧桐叶,卷起细碎的簌簌声响,穿堂过巷,拂过晾晒的花衬衫,带着淡淡的皂角香。老人们坐在藤椅上,手中蒲扇缓缓摇晃,“哗啦、哗啦”轻响,伴着家长里短,在晚风里悠悠飘荡。遇上雨夜,更是难得的静谧,檐角的滴水顺着瓦片滑落,敲打着下方的青石板,滴答、滴答,节奏舒缓得像旧时的歌谣。窗外草丛里,虫鸣此起彼伏,不疾不徐,与巷间隐约的笑语、门窗开合的轻响融为一体,谱成最治愈的夏日夜曲。这些声音不张扬、不浓烈,却带着时光的温度,勾勒出童年夏日最踏实的模样。

旧夏的滋味,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清欢。一场夏雨过后,泥土混着青草的清润气息扑面而来,那是大地独有的清新,深吸一口,满心都是清爽。窗台的茉莉总在夏日悄然绽放,素白的花瓣裹着淡淡的暗香,风一吹,便飘满整个小院,沁人心脾。晚风掠过屋后的草木,带来一丝浅浅的草木香,清冽又淡然。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烟囱升起轻烟,饭菜的香气飘满巷弄,炒菜的鲜香、米粥的甜糯、炖菜的醇厚,交织成最温暖的人间烟火。还有井水里冰镇的瓜果,傍晚捞起时,表皮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咬一口,清冽的甘甜在舌尖化开,瞬间褪去满身暑气。这些朴素的味道,是童年夏日最珍贵的甜,藏着生活最平凡的美好。

世人总道夏日热烈,而旧时光里的夏天,却在蓬勃生命力里,藏着最细腻绵长的温柔。那时的夏日,草木肆意疯长,梧桐枝叶遮天蔽日,院中的月季开得热烈,墙角的藤蔓爬满篱笆,万物都在尽情舒展,向着阳光奋力生长,每一片叶子都浸着鲜活灵气,连空气里都满是向上的力量。这蓬勃的生命力,从不显得张扬跋扈,反倒带着温柔的包容:烈日灼灼,却总有树荫送来清凉;白昼漫长,却总能在黄昏等来温柔晚风;暑气蒸腾,却总有雨后的清新、夜半的凉意抚平燥热。

它以最热烈的姿态滋养万物,又以最温柔的模样善待人间。长辈们在夏日里的悉心耕作,邻里间递来的一块冰镇瓜果,傍晚围坐时的暖心闲谈,都与这夏日的温柔融为一体。夏日教会我们,生命可以肆意生长,热烈绽放,也可以心怀温柔、善待时光;可以在阳光下蓬勃向上,也能在烟火里守住平淡。

(作者单位:山东蓬莱公司)

梳进岁月里的爱

◎ 丁晓琴

记忆常被拉回童年。那时家里有四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最小的弟弟是家中独子。即便如此,父母也从未减少对我的疼爱。尤其是父亲,他那看似严肃的外表下,藏着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温柔。

母亲早晨要忙家务,为我们梳头总是草草了事,粗糙的梳子划过打结的发丝,常常扯得我眼眶泛红。后来,父亲默默接过了这项“任务”。他每天早起半小时,忙完活计就给我们梳头。冬日清晨,我们并排坐于炕沿,他伫立身前,细心梳理每一个人的发丝;夏天,他常搬来小板凳坐在院中枣树下,我坐在他身前,头顶轻挨着他的下颌,偶尔能触到他浅浅的胡茬,带着粗糙的触感。他用那双布满老茧的左手握着一把温润泛旧的桃木梳,右手轻轻拢住我的头发,耐心细致地一点点梳开缠绕的发丝。梳子划过头皮的声音沙沙作响,在晨光里轻轻飘荡——那是我童年里最安宁的旋律。这样的早晨,持续了整整五年。其实我早学会自己梳头,却舍不得离开父亲胸前那片温暖的依靠,舍不得那梳头声里流淌的静默却满溢的爱。

最温暖的莫过于冬日里每个周日的傍晚,早早吃过晚饭,炕烧得热烘烘的,炉火也旺旺地燃着。我们几个孩子轮流洗头发,脖子上围着干净毛巾,被父亲轻轻抱在怀

里。他一只手持着我们的背,另一只手温柔地揉搓头发,母亲在一旁提着水壶慢慢淋水。洗净擦干后,父亲还会给我们修剪指甲。那些安静而温柔的片段,至今想起,心底仍是暖融融的。

父亲从不过问我的功课,却总在不经意间了解我的学习。每晚忙完农活,他会静静站在我身后,看我写字念书,目光专注而柔和,像在欣赏什么珍贵的事物。那目光让我不由自主挺直脊背,更加专心。后来,他让我把当天学到的知识讲给他听,为了当好这个“小老师”,我上课听得格外认真,不懂的地方还会利用课余时间请教老师。每次我拿着优异的成绩单回家,父亲总在一旁笑得格外灿烂,那欣慰而自豪的神情,比任何奖励都更让我高兴,也默默推着我一路向前。

父亲离开我已经六年了。他没有留下什么话语,却用一生的行动,教会我何为爱,何为担当。那些清晨的梳头声、冬夜的剪影……都成了岁月里永不褪色的温暖印记。他依旧活在我每一次回望的晨光里,沉默,温暖,如山如树。而我,直到今天,仍在学着活成他那样——温柔而坚韧,沉默却深情。

(作者单位:宁夏电力大坝公司)

时间

◎ 王泽民



一根 两根 三根
鬓角的白发踮着脚尖
向世人泄露着秘密
我对着镜子 数着走过的脚印
每一步都如石沉重
而时间 从不言语
有开始就有结束
有结束就有新的开始
梦想和现实就像白天和黑夜
白天照见谁的影子
晚上又看清谁的真身
时间是公允的——
哪怕人生重来一次
我想 选择依然一样
如果允许从头再来
我不再活在想象里
不再为未发生的事担忧
不再事事深思熟虑
我会试着犯更多的小错
活得简单一点 轻松一点 傻一点
我会为一朵玫瑰疯狂一次
为一棵草低首垂泪
也绝不做那个被回忆流放的人
时间 屈指可数的时间啊
正好用来——
静静地忘 深深地忆

(作者单位:宁夏煤业公司)

雨中巡检路

◎ 赵闻迪

布谷声穿过输煤栈桥
雨丝爬上冷却塔的腰
值班日志里
春天落下最后一笔
是汽机房里
渐密的汽笛和新潮的汗滴

蔷薇初绽在矿区花坛
燕子掠过升压站的线网
煤矿人最懂
这节气变换的暗号

不待雷鸣催
巡检的脚步
已踏遍每一寸生产现场

磨煤机轰鸣如旧
控制屏曲线轻摇
有人指着窗外说

你看这雨
落在煤场能降尘
落在田野可润苗
同样的甘露
养育着工业与春草

这细雨
也是煤矿人
默默灌溉的昼与宵

家园

人文 情怀 内涵 知书
情感 艺术 感悟 体验

